



2016 中国散文年选

陈世旭 编选

南方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2016 中国散文年选

陈世旭
编选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6中国散文年选 / 陈世旭编选.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7.1

(花城年选系列)

ISBN 978-7-5360-8175-8

I. ①2… II. ①陈…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6137号

丛书篆刻: 朱 涛

封面图: 杏花鹦鹉图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李珊珊 欧阳衡 蔡 安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庄海萌

书 名	2016 中国散文年选 2016 ZHONGGUO SANWEN NIANXUA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20.5 1插页
字 数	320,000字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读 2016 年散文随感

(代序)

陈世旭

退休并客居异乡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最充分地享受清静。家居琐事之外，数册书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

习惯使然，把阅读当作人生快事之一。年初肖建国兄代花城出版社命我选编 2016 年度散文选，却之不恭，也正好借此机会与朋友们分享一下读书心得。

花城出版社的散文年选十数年来迄未间断，佳作迭出，在坊间颇有影响。除了选编者的慧眼和精心之外，多年来我国散文写作的繁荣是其最可靠的基础。

中国是文章大国。散文写作源远流长，浩浩荡荡。2016 年的散文写作承续着这股源源不竭的潮流。全书 51 篇，作者大都是我仰之弥高的大家名家，有耄耋前辈，更多是青春后生。徜徉其中，如坐春风，如洗灵魂，如蒙启示，真是享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小说曾经独领风骚。随着社会生活的开放，文化消费的多样，当然也随着物质欲望的膨胀，生存竞争的激烈，视听取代了阅读，读图取代了读字。而在大为萎缩的读字人群中，散文因其表达的明快和直接，拥有相对广泛的读者群。散文写作的参与者因此日渐增多，近年尤甚。其中的佼佼者不由分说地遮蔽了早期出现的散文明星曾经耀眼的光芒。

我对关于文学的种种议论少有了解。小说家对散文写作的介入，据说曾经是一个问题。有的散文家认为是“非专业”搅了“专业”的局，弄得散文门户失了纯洁。然而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小说家、学者以及其他非散文专业作者的散文风生水起，与“散文专业作者”争芳斗艳。

“散文专业作者”的说法，让我颇感困惑。就写作而言，小说、散文乃至各类文学体裁都不过是一种文字的操练。非要划出圈子，除去想要占山为王，否则毫无实质意义。说写小说的不可以写散文，等于说卖白菜的不可以卖萝卜。因此就要清理门户，这在市场上叫欺行霸市。俄国契诃夫咏叹的《草原》、中国沈从文描绘的湘西，无论看作小说还是看作散文，谁能说不是最佳的范本？“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小说”，这只是鲁迅使用写作材料的一种做法，很难说是区别散文和小说的界限。至于“小说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散文则帮助我们拓展人生”这样的话，就更让人费解了。试问，举凡文学，哪种样式的优秀作品不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拓展人生”呢？

2016年的散文，写作的主力中不乏小说家的身影。作家们凭着独有的感性，沿着独特的通道，进入我们的心灵世界。如王国维所言：“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

中国文坛上，李国文是我最敬重的师长。我八十年代初忝列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员，私心希望他能当我的指导老师而未得，遗憾至今。缘故有二：一因其人：心地澄明，方正刚直，德高望重。相对于那些人格卑劣、左右逢源、油嘴滑舌以博上位的名流，让人敬仰之外，更乐于亲近。二因其文：小说不必说了，成就卓著。就是那些闲散文字，也是三言两语，切中肯綮，蕴藉隽永。近十余年来，其散文写作已不再是小说写作的余兴，而是倾注了巨大的精力。他在《文学自由谈》的专栏，谈古论今，纵横捭阖，以其深厚的学养和洞察世事的睿智，于混沌的时世激浊扬清。浅近畅晓，切中肯綮。文坛的成败得失、丑态媚骨、波诡云谲尽在其中。令我每读必击节。行文字字妥帖，各得其所，该说的说得充盈饱满，痛快淋漓；不必说的半句废话没有，空白处让你跟着会心一笑。于说古论今、嬉笑怒骂中，对中国文人弊端痛下针砭，揭露真相，剖析劣根，毫不留情。这类文字，很容易读出鲁迅的味道。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这样的文字也许有些寂寞，但正因为此而显得尤为可贵，让人觉得社会良心一息尚存，从而对生活增加一点信心。

新时期改革题材小说的开山蒋子龙近年随笔写作极为活跃，泼辣，凌厉，不掖不藏，保持着强劲的批判锋芒。本书选入的一篇，谈的是小说，却让我们记起那些不该遗忘的民族伤痛。

韩少功，王安忆，张伟，迟子建，是新时期小说家中我最所仰慕的几

位。少功、安忆的小说因其思想和美学的力量，常常激动文坛，并引领着潮流。读他们的散文，同样可以清晰地感到其思想视野的开阔和哲学意识的深刻；张炜，子建的写作思如泉涌，高产优质。其立意的端肃和语言的诗性，以及萦绕在文字中的忧郁与感伤，总是让人赞赏的同时止不住叹息。

邓刚斗嘴，是一种智力和语言的狂欢。能言善辩，张嘴就来，妙语连珠，滔滔不绝，看似嬉戏，人生至理在其中；叶兆言对掌故旧闻的娓娓解读，既有小说家的沉稳老到，更展现出家学渊源的深厚；毕淑敏是医生、心理师、作家，作品多与这些职业角色有关，对生活的诠释渗透着识见和温情；韩石山有文坛刀客之名，收入本集的却是一则婉约文字，让人洞见其内心的柔软；陈祖芬不老的童心、葛水平“爱与坚守都与山河有关”的乡土情结、郭文斌“让人们在最朴素最平常的生活现场找到并体会生命最大的快乐”的热心都那么让人感动。

阎刚曾经以其气势如虹的文学评论在勃兴的新时期文学叱咤风云，而今其面临的困惑，其实是整个知识界的困惑，“是百年来困惑民族的大难题”；本书收入的几位文学评论家的散文，都各见性情：阎晶明谈鲁迅与酒，“并非是小题大做的刻意为文，实在是一扇值得推开的窗户，可以看到一个复杂、微妙的世界”；主编的品格决定着刊物的品格。任芙康在《文学自由谈》当家多年，该刊指点文坛，亦雨亦晴，在逼仄的表达夹缝中游刃有余，多少染上了主编的个人色彩。他那些短小精悍的评语，尖锐而不致刻薄，俏皮而不致油滑，对语言分寸的拿捏和对火候的把握恰到好处；福建有深厚的散文传统，分别以理论家和小说家著名的南帆、林那北夫妇，散文同样成绩斐然，呈现各自的智性与活跃。

专门从事散文写作的作家们自是各见风采。

李舫的文字之前读得不多，偶然接触，立刻就为之震动。其审视和剖析历史人物的高屋建瓴、大气和才情，全无女性散文难免的小情调乃至脂粉气。后来有机会认识，听到她坦率自白的“生就女儿身，心比男子烈”，证实了当初阅读文字的直觉；因为在故宫博物院做研究工作，祝勇有很多机会与真迹相遇。那种跨越时空的相遇，让他感觉特别震撼。他以扎实的艺术与历史功底，用散文笔法引领读者进入恢宏的古典艺术世界。他解读的《清明上河图》远不只是一般人看到的市井气息、繁华景象。而是命运的交叠、时间如水一样的不复还、繁华背后的凶险：“担轿的、骑马的、看相的、卖药的、驶船的、拉纤的、饮酒的……他们互不相识，但每个人都担负着自己的身世、自己的心境、自己的命运。这座城就不仅仅是一座物

质意义上的城市，而是一座‘命运交叉的城堡’。”“画中的那条大河，正是对于命运神秘性的生动隐喻。时间和命运，被张择端强化为这幅图画的最大主题”（祝勇）；刘亮程的散文有一种梦幻的、轻盈的、飘逸的、似乎非理性的与乌托邦互生互长的美学特质。他站在返归原始的立场，以一种古老的感官体悟方式回到人类本身，以一种最简单直接的方式不慌不忙地叙述或者说构建着一种人类久违的自然生存状态；周晓枫思维敏锐，识人论事一针见血。其文字的犀利恰如其人，独抒性灵、别出心裁，是考究、绵密和纯粹的书面语言，却率性而深刻；“草原剑客”鲍尔吉·原野曾连续三年被评为“90年代中国十大散文家”。其文字干净而优雅，智慧而俊美，幽默而不失朴实，豪放而不失细腻；多年前，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小说界》读到刘小川的《品中国文人》系列，记住了这个名字。刘小川给我最深印象的是他阅读古籍的丰富，以及叙述的活泼而使故纸堆中呆板的亡灵有了趣味。本书选载的《庄子的逍遥游》，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对散文语言的种种议论，是令我颇感困惑的另一大问题。编辑本书的过程中，有的作家犹疑自己的文字几近口语，似乎过于平白；有的作家又觉得自己的文字趋于华丽，似乎不够成熟，诸如此类。固然表现出一种可贵的自谦，但不无可以讨论的地方。

愚见以为，散文作为一种最自由的文体，给予作家语言驰骋的空间是最大的。散文品质的高下，除了真善美抑或假恶丑可以作为基本的衡量标准，追求理性与耽于感性、精雕细刻与大刀阔斧、冷静叙述与热烈抒发、沉稳练达与灵动率真、简洁明了与扑朔迷离、口语化与书卷气、小女人的顾影自怜与大男人的心雄万夫、浅斟低唱的婉约与铁板铜琶的豪放、精致唯美的歌吟与自然质朴的言说，孔子的辞达而已与庄子的汪洋恣肆、含蓄收敛惜墨如金与激情澎湃语言狂泻，乃至思想抵达的深浅，学养积累的厚薄，事实上都并不能决定散文美学意义上的优劣。作家个人自可有各自的个性，读者诸公自可有各自的喜好，然而，对散文写作的整体面貌而言，却无疑是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好。并立并存是正常的，扬此抑彼是狭隘的。正因此，我们今天的散文阅读才如入山水胜境，峰回路转，皆有可观，万紫千红，目不暇接。

纵观文学史，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生态。最可让当代散文界振奋的是，一大批中青年作家极大地壮大了散文写作的队伍。他们的文字坚实，真挚，灵气逼人，生气勃勃，以各自的生命体验，各自的

视角和心智，各自的特征和实力，对生活 and 生命现象做出了富于内涵的理解和诠释。正是他们的才华与努力，决定着中国散文的现实与未来。

2016年，中国文坛痛失两位大家。本书收入的关于杨绛、陈忠实生前情状的文字，如话家常，深情款款，使两位为中国文化做出重要贡献的作家，音容笑貌、道德文章，重现眼前。

某些哲学家所持的现代工业社会“只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的观点，我们也许不能完全同意，但现实生活中“艺术的大众化和商业化导致人和文化的单向度”，某种程度上却是一种事实。强调艺术既是一种美学形式又是一种历史结构，是充满诗情画意的美的世界与渗透价值意义的现实世界的统一，重建文学艺术的“审美之维”，促成完整的人的再生，始终是时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命题。在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所选编的2016年的散文因其卓然的风格、自成的风韵在林林总总的消费文化群落中呈现出了属于自己的标志。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古往今来事实上并没有出现过毫无遗憾的选本。本书宥于选编者的视野，遗珠在所难免。在此谨表歉意。

另，本着人格、题材和文风平等之原则，全书篇目顺序交技术处理——由电脑依据文章标题拼音字母排列。相信会得到各位作家的理解。

2016年中秋夜改定于岭南

目录 contents

- 陈世旭 读 2016 年散文随感（代序） / 001
- 张定浩 爱欲与哀矜——重读格雷厄姆·格林 / 001
- 陈 冲 把常识挺在前面 / 008
- 李晓君 不被打扰的私人生活（外一篇） / 015
- 高洪波 残蛭蛭 / 021
- 韩小蕙 陈忠实改稿 / 023
- 叶兆言 诚知此恨人人有 / 027
- 周晓枫 初洗如婴 / 036
- 王 童 船上的泸沽湖 / 048
- 李 舫 春秋时代的春与秋 / 051
- 鲍尔吉·原野 大地诗 / 059
- 刘迪生 大河之魂 / 064
- 赵 雁 东风吹来的记忆 / 070
- 阎 纲 多元的文化之旅 / 073
- 赵晏彪 孤独之酒 / 080
- 韩石山 记忆里，那一丛丛的绿 / 086

耿立	祭父帖 / 092
吴小攀	家乡茶 / 104
田瑛	远亲 / 106
潘向黎	我最怜君中宵舞——在金华想起辛弃疾与陈亮 / 110
杨永康	九点钟 / 115
葛水平	旷远得幽深 / 119
皮佳佳	老街深深 / 127
阎晶明	鲁迅与酒 / 130
邱振刚	路上的味道 / 139
陈启文	时空中的一个坐标 / 143
韩少功	守住秘密的舞蹈 / 154
迟子建	谁说春色不忧伤 / 170
邓刚	邓刚斗嘴：酸甜苦辣悟人生 / 173
李国文	李国文谈古论今 / 178
范晓波	田野从不哀恸 / 191
陈祖芬	童年是哪一天结束的 / 194
刘亮程	菜籽沟：土地上的睡着和醒来 / 197
阿成	我和乞丐（外一篇） / 211
郭文斌	惜缘是一道升级题 / 215
王安忆	仙缘与尘缘 / 219
任芙康	闲言碎语话文坛 / 229
赵丽宏	乡土·乡亲·乡贤 / 237
林那北	玄奘来了走了 / 243
江子	雪山在上 / 245
陶然（香港）	杨绛回家了 / 250

吴光辉	一个王朝的挽幛 / 252
毕淑敏	一念 3000 里 / 258
储福金	与棋相交 / 262
宋晓杰	众神的黄昏 / 264
蒋子龙	1976:《机电局长的一天》/ 268
南 帆	一个业余围棋手的足球观感 / 276
熊育群	永远的田园 / 281
祝 勇	张择端的春天之旅 / 286
刘小川	庄子的逍遥游 / 302
詹谷丰	子弹与小说 / 308
张 玮	作家的品质 / 314

爱欲与哀矜

——重读格雷厄姆·格林

张定浩

1

“对小说作者来说，如何开始常常比如何结尾更难把握。”在《刚果日记》的某处注脚中，格雷厄姆·格林说道，他那时正深入黑非洲的中心，试图为一部意念中的小说寻找自己对之尚且还一无所知的人物，“……如果一篇小说开头开错了，也许后来就根本写不下去了。我记得我至少有三部书没有写完，至少其中一部是因为开头开得不好。所以在跳进水里去以前，我总是踌躇再三。”

小说家踌躇于开始，而小说读者则更多踌躇于重读。面对无穷无尽的作品，小说读者有时候会像一个疲于奔命的旅行家，对他们而言，最大的困难在于重返某处，在于何时有机会和勇气第二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我有时怀念那些活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度假客，他们像候鸟一样，一年一度地来到同一个风景胜地，来到同一座酒店，享受同一位侍者的服务，外面的光阴流转，这里却一如既往，令孩童厌倦，却令成年人感受到一丝微小的幸福。列维·施特劳斯，一位憎恶旅行的人类学家，他在马托格洛索西部的高原上面行走，一连好几个礼拜萦绕在他脑际的，却不是眼前那些一生都不会有机会第二次见到的景物，而是一段肖邦的曲调，钢琴练习曲第三号，一段似乎已被艺术史遗弃的、肖邦最枯燥乏味的次要作品，它已被记忆篡改，却又在此刻的荒野上将他缠绕。他旋即感受到某种创造的冲动。

2

因为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创造，很大程度上并非起于旷野，而是起于废墟，起于那些拼命逃避废墟的人在某个时刻不由自主的、回顾式的爱。

格林自然擅长逃避，他的第二本自传就名为《逃避之路》。他从英伦三岛逃至世界各地，从长篇小说逃至短篇小说，又从小说逃至电影剧本和剧评，他从婚姻和爱中逃避，从教会中逃避，某些时刻，他从生活逃向梦，甚至，打算从生逃向死。他在自传前言中引用奥登的诗句，“人类需要逃避，就像他们需要食物和酣睡一样”。但我想，他一定也读过奥登的另外一节诗句：

但愿我， 虽然跟他们一样由爱若斯和尘土构成，
被同样的消极和绝望围困， 能呈上
一柱肯定的火焰。（奥登《1939年9月1日》）

因为他又说，“写作是一种治疗方式。有时我在想，所有那些不写作、不作曲或者不绘画的人们是如何能够设法逃避癫狂、忧郁和恐慌的，这些情绪都是人生固有的”。于是，所有种种他企图逃离之物，竟然在写作中不断得以回返，成为离心力的那个深沉的中心。这些越是逃离就越是强有力呈现出来的来自中心处的火焰，才是格林真正令人动容之处。

3

爱若斯，古希腊的爱欲之神，丰盈与贫乏所生的孩子，柏拉图《会饮篇》里的主角，却也是众多杰出的现代作家最为心爱的主题。或者说，写作本身，在其最好的意义上，一直就是一种爱欲的行为，是感受丰盈和贫乏的过程。在写作中，一个人感觉自己身体被掏空，同时又感觉正在被什么新事物所充盈；一个人感觉自己不断地被某种外力引领着向上攀升，同时又似乎随时都在感受坠落般的失重；一个人同时感觉到语言的威力与无力。如同爱欲的感受让地狱、炼狱和天堂同时进入但丁的心灵，作为一种共时性的强力图景，而《神曲》的写作，只是日后一点点将它们辨析并呈现的征程。

格林当然也有类似的共时性经验。他指认《布莱顿棒棒糖》（1938）是关于一个人如何走向地狱的，《权力与荣耀》（1940）讲述一个人升向天堂，而《问题的核心》（1948）则呈现一个人在炼狱中的道路。这三部小说构成了格



林最具盛名的天主教小说的整体图景，它们关乎爱欲的丧失、获得与挣扎。在一个好的作家心里，这些丧失、获得与挣扎总是同时存在的，不管他此刻身处哪一个阶段，至少，他总会设想它们是同时存在的。

更何况，这种爱欲体验在格林那里，是始终和宗教体验结合在一起的。他笔下的诸多主人公，均怀着对天国的强烈不信任以及对永世惩罚同等程度的恐惧在世间行走，换句话说，也就是在炼狱中行走。《问题的核心》中，那位殖民地副专员斯考比受命去接收一队遭遇海难的旅客，一些人已经救过来，另一些人，包括一个小女孩还活着却即将死去。斯考比走在星光下，又想起之前刚刚自杀的一位年轻同事，他想，“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上想要得到幸福，这是多么荒谬的想法啊”，“指给我看一个幸福的人，我就会指给你看自私、邪恶，或者是懵然无知”。

走到招待所外边，他又停住了脚步。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底细，室内的灯光会给人一种平和、宁静的印象，正像在这样一个万里无云的夜晚，天上的星辰也给人一种遥远、安全和自由的感觉一样。但是，他不禁自己问自己说：一个人会不会也对这些星球感到悲悯，如果他知道了真相，如果他走到了人们称之为问题的核心的时候？

4

相对于自私和邪恶，格林更憎厌懵然无知。在《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里，那位弃绝一切的奎里面对某种天真的指谓惊叫道：“上帝保佑，可千万别叫我们和天真打交道了。老奸巨猾的人起码还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天真者看似可爱，实则可耻，他们在不知不觉中造成伤害，却既不用受到法律惩罚，也没有所谓良知或地狱审判之煎熬，你甚至都没有借口去恨他们。“天真的人就是天真，你无力苛责天真，天真永远无罪，你只能设法控制它，或者除掉它。天真无知是一种精神失常。”格林只写过这样一个这样的天真无知者，那就是《文静的美国人》里面的美国人派尔，他被书本蛊惑，怀着美好信念来到越南参与培植所谓“第三势力”，造成大量平民的伤亡却无动于衷。那个颓废自私的英国老记者福勒对此不堪忍受，在目睹又一个无辜婴孩死于派尔提供的炸弹之后，终于下决心设法除掉了他。怀疑的经验暂时消灭了信仰的天真，却也不觉得有什么胜利的喜悦，只觉得惨然。

格林喜欢引用罗伯特·勃朗宁《布娄格拉姆主教》中的诗句：

我们不信上帝所换来的
只是信仰多元化的怀疑生涯

另外还有一段，格林愿意拿来作为其全部创作的题词：

我们的兴趣在事物危险的一端，
诚实的盗贼，软心肠的杀人犯，
迷信、偏执的无神论者……

在事物危险的一端，也就是习见与概念濒临崩溃的地方，蕴藏着现代小说的核心。

5

从亨利·詹姆斯那里，格林理解到限制视点的重要。这种重要，不仅是小说叙事技术上的，更关乎认知的伦理。当小说书写者将叙事有意识地从某一个人物的视点转向另一个人物视点之际，他也将同时意识到自己此刻只是众多人物中的一员；当小说书写者把自己努力藏在固定机位的摄像机背后观看全景，他一定也会意识到，此刻这个场景里的所有人都也在注意着这台摄像机。在这其中，有一种上帝退位之后的平等和随之而来的多中心并存。现代小说诞生于中世纪神学的废墟，现代小说书写者不能忍受上帝的绝对权威，因为在上帝眼里，世人都是面目相似的、注定只得被摆布和被怜悯的虫豸。但凡哪里有企图篡夺上帝之权柄的小说家，哪里就会生产出一群虫豸般的小说人物，他们，不，是它们，和实际存在的人类生活毫无关系。

因为意识到视点的局限，意识到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掌握有关另外一个人的全部细节，小说人物才得以摆脱生活表象和时代象征的束缚，从小说中自行生长成形。格林曾引用亨利·詹姆斯的一段话：“一位有足够才智的年轻女子要写一部有关王室卫队的小说的话，只需从卫队某个军营的食堂窗前走过，向里张望一下就行了。”唯有意识到我们共同经验的那一小块生活交集对于小说并无权威，个人生活的全部可能性才得以在小说中自由释放。

指给我看一个自以为知晓他人生活的小说家，我就会指给你看自私、邪恶，或者是懵然无知。



“一个人会不会也对这些星球感到悲悯，如果他知道了真相，如果他走到了人们称之为问题的核心的时候？”

换成中国的文字，那就是：“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格林的主人公，几乎都是早早就“知道了真相”、已“得其情”的人，用唐诺的话说，格林的小说是“没有傻瓜的小说”。很多初写小说的人，会装傻，会把真相和实情作为一部小说的终点，作为一个百般遮掩最后才舍得抛出的旨在博取惊叹和掌声的包袱，格林并不屑于此。他像每一个优异的写作者所做的那样，每每从他人视为终点的地方起步，目睹真相实情之后的悲悯和哀矜并不是他企图在曲终时分要达到的奏雅效果，而只是一个又一个要继续活下去的人试图拖拽前行的重担。

“我曾经以为，小说必得在什么地方结束才成，但现在我开始相信，这么多年来，自己的写实主义一直有毛病，因为现在看来，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会结束。”他借《恋情的终结》中的男主人公、小说家莫里斯之口说道。这样的认识，遂使得《恋情的终结》成为一部在小说叙事上极为疯狂以至于抵达某种骇人的严峻高度的小说，而不仅仅是一部所谓的讲述偷情的杰作。在女主人公萨拉患肺炎死去之后，萨拉的丈夫亨利旋即给他的情敌莫里斯打电话告知，并邀请他过去喝一杯，两个本应势同水火的男人，被相似的痛苦所覆盖，从而得以彼此慰藉，这自然会让我们想到《包法利夫人》结尾处，包法利医生在艾玛死后遇见罗道耳弗时的场景。但与《包法利夫人》不同的是，《恋情的终结》的故事从此处又向前滑行了六十余页，相当于全书几乎三分之一的篇幅。在这部分篇幅里，我们看到莫里斯和亨利喝酒谈话，商量是火葬还是按照准天主教徒可以施行的土葬，莫里斯参加葬礼，莫里斯遇见萨拉的母亲，莫里斯应邀来到亨利家中居住，莫里斯翻看萨拉的儿时读物，莫里斯和神父交谈……生活一直在可怕和令人战栗地继续，小说并没有主人公的死亡而如释重负地结束。

“我是睁着眼睛走进这一场恋爱的，我知道它终有一天会结束。”莫里斯对我们说。

“你不用这么害怕。爱不会终结，不会因为我们彼此不见面。”萨拉对莫里斯说。

无论是地狱、天堂还是炼狱，格林小说中的人物都是睁着眼睛清醒地迈

人其中的，这是他们唯一自感骄傲的地方。

7

关于爱，格林擅长书写的，是某种隐秘的爱。作为一个对神学教义满腹怀疑的天主教徒，格林觉得自己是和乌纳穆诺描写的这样一些人站在一起的，“在这些人身上，因为他们绝望，所以他们否认；于是上帝在他们心中显现，用他们对上帝的否定来确认上帝的存在”。他笔下的男性主人公，都是胸中深藏冰屑的、悲凉彻骨的怀疑论者，他们常常否定爱，不相信上帝，但在某个时刻，因为他们对自己足够的诚实，爱和上帝却都不可阻挡地在他心中显现。因此，爱之隐秘，在格林这里，就不单单是男女偷情的隐秘（虽然它常常是以这样世俗的面目示人），而更多指向的，是某种深处的自我发现，某种启示的突然降临。当然，这种启示和发现，转瞬即逝，是凿木取火般的瞬间，而长存的仍是黑暗。

隐秘的爱，让人在感受欢乐的同时又感受不幸和痛苦，让人在体会到被剥夺一空的时刻又体会到安宁。在《恋情的终结》的扉页上，格林引用严峻狂热的法国天主教作家莱昂·布洛依（他也是博尔赫斯深爱的作家）的话作为题词：“人的心里有着尚不存在的地方，痛苦会进入这些地方，以使它们能够存在。”

这些因为痛苦而存在的隐秘之地，是属人的深渊，却也是属神的。它诱惑着格林笔下步履仓皇的主人公们纵身其中。老科恩在歌中唱道：“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进来的地方。”

8

我还想谈谈充盈在格林长篇小说中的奇妙的均衡感。

很多的长篇小说，就拿与格林同族且同样讲求叙事和戏剧性的麦克尤恩的作品来说吧，每每前半部缓慢而迷人，后半部分却忽然飞流直下，变得匆促急迫，以至于草草收场。似乎，在一阵开场白式的迂回之后，作家迫不及待地要奔向某个设想好的结尾，你能感觉到他要把底牌翻给你看的急切，像一个心不在焉要赶时间去下一个赌场的赌徒。

格林就几乎不会如此。这一方面，或者源于他每天固定字数的写作习惯。“每星期写作五天，每天平均写大约五百个字……一旦完成了定额，哪怕刚刚写到某个场景的一半，我也会停下笔来……晚上上床，无论多么晚，也要把

